

江東美人才女

孫多慈藝林軼事

● 汪清澄（前台灣大學教授、輔仁大學教授）

門第高華幼顯才慧

在近代女畫家中，藝術造詣與情場同享盛名的，恐怕要算孫多慈了，因此她的故事也為人津津樂道。

孫多慈本名韻君，安徽省壽縣人，民國元年（一九二二年）四月十二日出生。她的家世顯赫，門第高華，從小在錦衣玉食，一呼百諾的宰相府裏長大。堂上父母詩文雙絕，伯叔兄長都是我國民國初年前後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她聰明好學，在文學和藝術雙方齊頭並進，頗能達成她父親的願望，從牙牙學語起就能朗朗誦詩了。

她家住安慶汪家塘方家大屋，從小入學，便是品學兼優，名列前茅的好學生，對於繪畫有特別濃厚的興趣。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，孫多慈畢業於安徽省立第一女中高中部，十九年到南京投考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，但未被錄取，到藝術系作旁聽生，她的繪畫獲得徐悲鴻教授的特別青睞，讚賞有加，並邀約她到畫室

參觀，替她畫像。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年）孫多慈十九歲，暑期投考中央大學藝術系，徐悲鴻給她的繪畫打了一百分的空前成績被錄取，一直到她畢業，徐悲鴻都給她特別的照顧和指導，不免引起一些議論。

蔣回憶錄有這麼一段

在徐悲鴻第二任妻子蔣碧微的回憶錄裏，曾提到在民國十九年孫多慈到中大藝術系作旁聽生時，徐悲鴻曾坦白向她承認，因為很喜歡天才橫溢的孫多慈，感情上有了波動。當蔣碧微回宜興娘家的時候，曾約她到家裏為她畫像，有時候也一同出去遊玩。有一次徐悲鴻為她畫像，孫多慈談到她的身世說到痛苦不安。徐悲鴻並且承認：他聽了她的話很受感動，曾將雙手按在她的肩上，告訴她說：「無論如何，現在有一個人在關心妳！」於是他吻了她的額頭。

蔣碧微聽了這些話，心裏感到十分不安

和傷心。儘管徐悲鴻不斷向她聲明解釋，說她祇是愛重孫多慈的才華，想培植她成為有用的人才，但是在蔣碧微的感覺中，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絕對不是純粹的師生關係，因為徐悲鴻的行動越來越不正常。從這時開始便很少在家，總是一早就去上課，下午又去畫畫，晚上再到藝術系去趕晚班。

台城夜月兩畫起風波

有一回，蔣碧微陪盛成、歐陽競无兩人到徐悲鴻的畫室去參觀，一進門她就驚異地看到兩幅畫；一幅是徐悲鴻為孫多慈畫的像，一幅題名「台城夜月」，畫面是徐悲鴻和孫多慈，雙雙在一座高崗上，徐悲鴻悠然席地而坐，孫多慈侍立一旁，項間有一條紗巾，正隨風飄揚，天際一輪明月。蔣碧微認為這兩幅畫很刺眼，把它都藏了起來，此後半年，兩夫婦沒有什麼話談，且更覺疏遠。當蔣碧微聽到徐悲鴻給孫多慈一百分空前的繪畫成績被錄取，自然就更感到惶恐與不安了。



①民國三十六年孫多慈教授（左立抱小孩）與家人在杭州合影。

②民國二十七年孫多慈在長沙留影。

③民國二十四年為「孫多慈素描集」作序的大詩人宗白華教授。



抗日戰爭時期，蔣碧微在重慶，她感到最受刺激的是她看見徐悲鴻戴過一隻極大的紅豆戒子，據說紅豆是孫多慈送的，徐悲鴻用金子鑲成戒子，戒子上面刻著代表兩人名字「慈悲」二字。

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卅一日，徐悲鴻在桂林報紙刊登廣告，聲明與蔣碧微脫離同居關係。徐悲鴻的好友沈宜甲，拿著登了廣告的報紙去見孫多慈的父親孫養廉，表示想當媒人，提起徐孫兩人的婚事，結果被孫父嚴辭拒絕，並搬離桂林，避免是非。

家庭糾紛誰是無辜者

自從孫多慈認識徐悲鴻八年以來，雖有許多議論和傳言，孫多慈始終是在父母嚴格管教下的孝順女兒，沒有逾越規矩的行為，做一個被動的沉默者。所以有人為她抱不平的說，與其說孫多慈介入了徐、蔣的感情生活，毋寧說是孫多慈無辜被捲進了徐、蔣之間早已存在的家庭糾紛漩渦。

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孫多慈二十三歲，她以高居榜首的榮譽，畢業於中央大學藝術系，卒業時出版了一本「孫多慈素描集」在這本畫集的篇末，似有所指的表白了幾句，她說：「吾終覺此世惟多殘酷、險詐、猜忌、虛偽。則吾所指為真善美之資，實無盡藏。一如造物之形之色，千變萬化，罔有紀極也。吾盡力以搜求之，擷取之，鎔冶之。納入吾微末之藝，其無憾乎？其無憾乎？」

一個席豐履厚、養尊處優、才華洋溢、眾所艷羨的富家千金、曠代才女，受了四年高等教育，那來如此其深沉的殘酷、險詐、猜忌、虛偽等等痛苦的感受，諸多所受的委屈，當然是有所指了。

感情的事，最是難說，尤其是局外人，很難說得清楚，因為每一個當事人都有他的立場，想法與做法，要一定分辨個誰是誰非、無異緣木求魚。

在校期間，徐悲鴻經常在同學面前讚賞孫多慈聰慧絕倫，又敏而好學，沒有人及得上她。

詩人哲士，評價其藝術

對於她的畫集，大詩人兼哲學家宗白華教授，有極高的評價說：「落筆有韻，取象不惑，好像前生與造化有約，一經晤面即能會心於體態意趣之間，不惟觀察精確，更能以藝術為生命為靈魂者。」

又說：「觀察敏銳，筆法堅實，清新之氣，撲人眉宇。」

又評論她的水墨畫說：「落筆不多，全以墨粉分明凹凸，以西畫之體感含咏於中畫的水暈墨章中，質實堅而空靈，別開生面，引中畫更近自然，恢復踏實的形體感，未嘗不是中畫發展的一條新路。」

她的繪畫成就，早在中央大學求學時期，就被徐悲鴻賞識，聲名遠播。畢業後繼續

不斷精進，不論素描、水粉或油畫，她的用筆、用色、及對五官細部的處理，都與徐悲鴻相似，可以說她是得了徐悲鴻的衣鉢真傳。她的作品曾入選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，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在上海市舉行展覽，四十年（一九五一年）在台北市舉行個展。

後來又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，及法國國立美術學院研究。四十六年（一九五七年）獲教育部頒給美術類金像獎，從此她的繪畫觀念逐漸改變，精研印象派以後的畫家，畫風也大為改變。

孫多慈自中大畢業後，先在中學教書，來台後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任教，曾應美國國務院邀請，兩度赴美講學，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系成立她是首任系主任。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藝術教學，她多以國畫白描方法作畫，信手勾勒，生動傳神，這就是她的代表筆法。

溫厚和婉、文壇有知音

她的最後歸宿是嫁給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隸為繼室，育有二子二女。民國六十四年（一九七五年）一月，因患乳癌在美國洛杉磯病逝，享年六十三歲。

她的夫婿許紹隸浙江臨海人，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、浙江省教育廳長，上海大學教授，英士大學校長，立法委員、中央日報常務董事，民國六十九年（一九八〇年）八十



孫多慈（右二）與陸寒波（左）、唐舜君（左二）、徐鍾珮（右）合影。

二歲病逝台北。

孫多慈的文壇好友，對她的印象是「溫厚和婉。事親孝，待友誠。與之相對，如沐春陽，如飲醇醪，無人不覺她可愛。」

家世顯赫，絕口不提

她在世時，絕口不提她顯赫的家世，證明明她的「溫厚和婉」是其來有自的，她是現代中國典型的大家風範，名門閨秀。她的祖父孫家鼐，出身進士，人稱壽州相國。在清道光緒年間歷任工、禮、吏、戶四部尚書（相當於今日的部長）。六部衙門中，祇有兵

、刑兩部未曾做過。

孫家鼐又在光緒帝厲行新政時期，出任首創的學務大臣，即今日的教育部長，對於近代文化教育很有貢獻。蜚聲國際的官書局、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學堂，都是由他創辦的。

戊戌政變，慈禧行將廢立，也是由孫家鼐辭官力爭，保全了光緒皇帝。

孫多慈的父親「待旦老人」孫傳瑗字養驪，是國學名教授，一生寄情詩酒、徜徉山水，著有：「今雅堂詩存」、「眉月樓詞」，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年）在台北逝世，享壽八十六歲。

孫多慈的母親湯太夫人，也是一位世家才女，民國三十二年抗日戰爭期間，在浙江景寧病逝。

她還有兩位堂兄，也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。

一位孫毓筠曾奔走革命，當過安徽都督、袁世凱的約法會議會長。另一位孫多森在民國元年就出任中國銀行總裁。安徽孫府的富有，在清末民初是盡人皆知的事。

孫多慈是孫傳瑗的長女，當她出生時，孫傳瑗二十七歲正在日本考察教育，喜不自勝的寫了兩首七言絕句，以記其事如下：

幾時解誦小茶詩？索哺啣呀總解頤，
我與香山情裏異，平生愛女勝男兒。
阿母裁帛為製裳，阿兄笑未如我長，
遙知繞膝呼爺日，狼藉丹鉛學母妝。